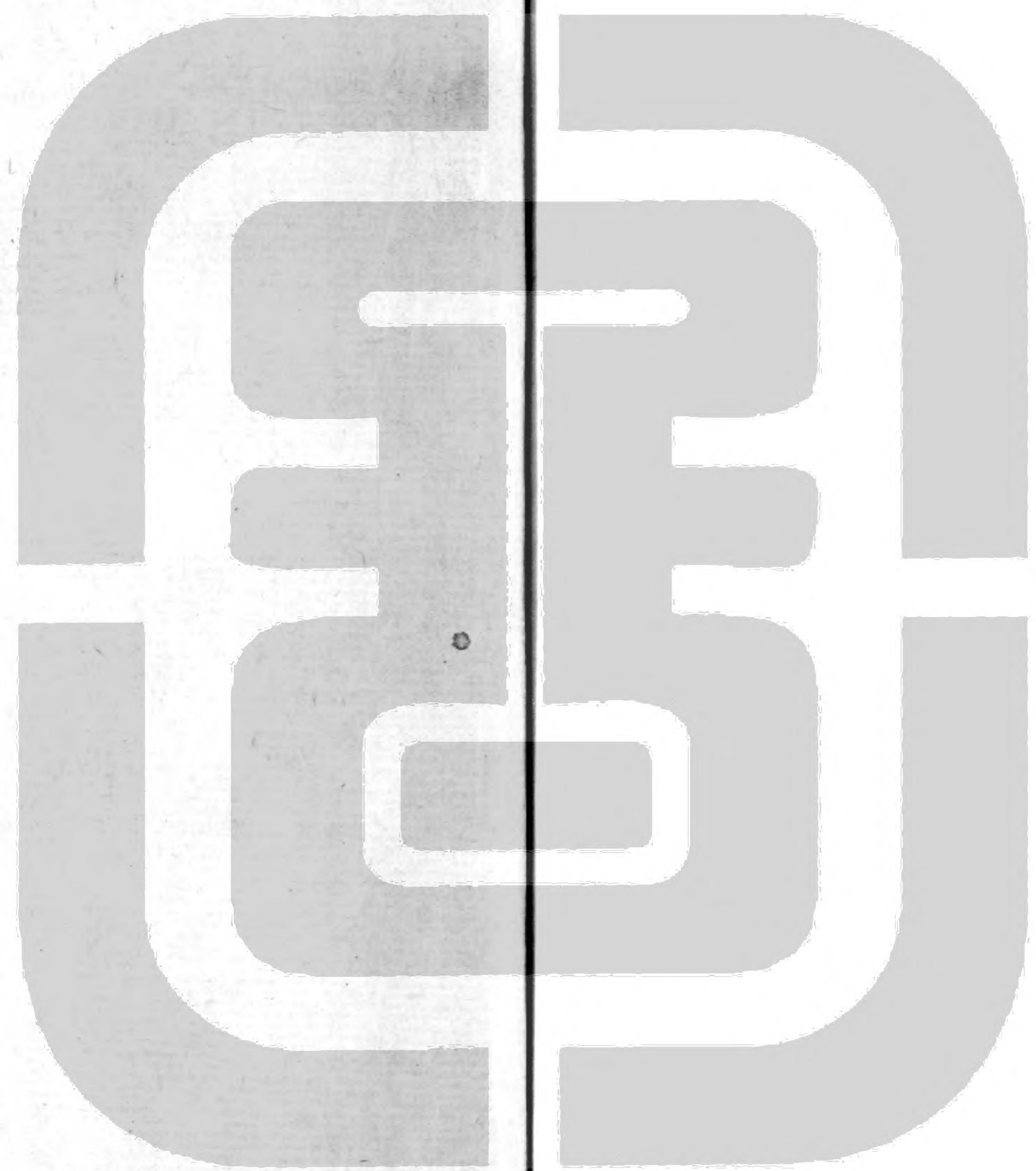


德

北史卷八十二至八十五

列傳儒林下至節義



北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雋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北史卷八十二

氏唐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

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詔武帝
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
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卽位乃遣主書何武
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譽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
監營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
士柳裘致書禮聘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
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
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乘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
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
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爲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
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

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才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瘡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

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平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旣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

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摺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西朝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頓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命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奧寧可洵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恠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

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鑲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旣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竝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

於展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
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
鍾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
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
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
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
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
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
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
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
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

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旣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初
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
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
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
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
束修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
州遜爲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
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
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
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同受業
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
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

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遂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遂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

黎景熙字李明河間鄭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疑魏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瓊竝襲爵李明少好讀

書性强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李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饑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孝武西遷李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李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李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允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

季明上封事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早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人將無覲如又存饑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

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政之要在於選其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旣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解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管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卽遣修營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解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龔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竝見收用

龔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爲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爲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爲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敎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修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

常俗未爲合禮遂啟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爲昌樂侯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選以醫術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與雋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王蕭譽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卽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

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
玩唯彥之所貢竝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
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
內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
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
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
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
竝行於世子孝舒仲龕竝早有人舉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
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
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
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

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
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脊
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
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
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
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
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
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
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
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
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
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
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戮察
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
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
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
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
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
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
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
卽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旣以光華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旣已
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旣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
旣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
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
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受任不相侵濫故得四
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
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
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
之人不度德量力旣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
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廢實此之
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
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
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
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
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

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
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轡轆太史
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
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思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
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巖涓水
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妄更相訶詆威
勃然曰無何妄不慮無博士妄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
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妄考定鍾律妄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
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
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
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
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
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
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
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
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
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
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
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
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
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

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中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子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

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
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
宥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敕太常取妥節度
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
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
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爲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
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
皆爲講說教授之又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
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
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妥妥復
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
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
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
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
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竝行於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
該包愷竝知名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
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竝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
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
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
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
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
二人爲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後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竝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訖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文帝常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文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竝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仕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

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
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
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
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遷受左傳於
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
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
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斐引爲從事舉秀才射
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
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
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
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

王文學崔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
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
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
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
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
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
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
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
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
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東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
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
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

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開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爲戶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

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竅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旣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旣而配爲帳內每使執仗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蕃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

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或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陪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徽美傳芳來

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魂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婁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驟比翼鸞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

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并所著文集竝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曾世達張冲王孝籍竝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疏一百卷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曾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

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家漢王侍讀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言遍習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瘠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冰火爍脂膏腴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齟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情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之田供釋

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
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
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
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箠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
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
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
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
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爲明尚
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
明尚書不取也昔金玉未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
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戚憚而不爲孰
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
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尅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
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
玷清塵則不肖之驅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刑願少加怜愍
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
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
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
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
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唯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代巨儒多
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
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砥誥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
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

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摺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賸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竝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藉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北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終



北史卷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温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弟之儀

虞世基

柳誓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頴

王貞

虞綽

王胄

兄存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尹式

劉善經

孔德紹

祖君彥

劉斌

文苑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于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脩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中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徃徃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

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傳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爲盛旣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爲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葭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捋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

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運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綉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旣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竝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東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啟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

案自魏情文學多盛集
新風文句而此魏書文苑傳
序

案明皇御曆文雅大盛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
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
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
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
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
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
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
竝爲龍光俱稱鴻翼樂
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
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
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
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
元元之潘張左東各一
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啟
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
之頓八

案自魏情文學多盛集
新風文句而此魏書文苑傳
序

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請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

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
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
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
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
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
劉顛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
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
兵參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騫並入館待詔
又敕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
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
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
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請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

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
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
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
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徹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
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
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
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
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
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
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
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
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

段文正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
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輿咸集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竝
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
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
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
虞世基河東柳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

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楊鏹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
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
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
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卽位一變其體
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竝存雅體歸
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
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
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輿咸集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竝
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
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
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
虞世基河東柳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
龍九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表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
昺溫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竝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
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
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
之推竟從齊人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旣之推之弟故列在
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儼王頰諸葛頰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
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儼王頰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
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誓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
傳云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
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宛句因爲其郡縣人
焉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

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恠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舉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雋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爲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卽位以子昇爲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嘗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時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卽欲向京師爲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武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尅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

洛顯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顯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介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介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凌顏轢謝舍任吐沈楊蓮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進行澆薄既思唯那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

案文襄子有脫文魏吉亦同

案僅等若若靜言謀西元是處於魏若此下得謂之作則非也他書元天之失傳者內深險亦亦非是魏收之詞

案荀濟是附傳中甚明不應提行

回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以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陵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

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苟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諸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雁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謩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爲士流所愛時共贈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爲之序樊遜字孝謙河東北倚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仲兄以造氈爲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

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
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
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吏縣令裴鑿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
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
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趣時者遊常
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公子爲主人擬客
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
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
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廕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
爲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
兼錄事參軍樊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
三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
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
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朝堂對策策
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
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爲秀才
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擢弟以遜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
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爲
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修侯瑱和解遜往還五
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修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
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
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
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
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

案此後是傳若諸之
字與前年備其例
自亦如此其例
千解一事其例
若正身其例
而傳記之其例
字因非其原天
後後年其例
師其志其例
至其其例

案此齊書作左僕射楊
潘暹進為其例
若長其例
用之其例
若其其例
若其其例
若其其例
若其其例
若其其例
若其其例
若其其例

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
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
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
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
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
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
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書
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
狄干碑序令孝謙為之銘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
楊愔使孝謙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
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
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凡案斷

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竝員外將軍孝謙辭
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
特奏用之清河初為主書參與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
日行遇轎車頓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
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孝謙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為主書
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軍
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
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轉中書舍
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
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
是內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

於世齊七年卒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竝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表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祕書丞宣城王文學安成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彫殘時江陵殷盛便飲安也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竝願卽都鄴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歆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歆宗慄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卿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眄忘羈旅焉

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卽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旣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書焉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子彙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竝南史有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絕人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

比隆旣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爲政簡靜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入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欵至有若布

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字介珉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竝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爲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爲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卽位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盼後從至天泉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開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

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竝行於世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爲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敕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卽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卽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元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王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爲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

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
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
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
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靜喜
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
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
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
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爲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
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
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無
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
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
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
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
基食輒悲哽不能下飭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爲國惜身前後敦
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
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
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
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改書日且百紙無所遺繆遼東之役
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雁門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
帝爲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
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
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

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頰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嗚咽帝爲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瞻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竝宜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柳世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悅南史有傳誓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爲著作佐郎後蕭察據荊州

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爲內史侍郎
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
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克學士而誓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
每有文什必令之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誓爲序
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數更信體及見誓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爲
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
之宴詭誓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誹
諧由是彌爲太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
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
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
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
乃命匠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誓帝每月下對飲

誓字此字後人每以

酒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楊州卒帝傷惜者
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誓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
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竝南史有傳善心九
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
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
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
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
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
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
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
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

能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後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上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人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竝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於仁壽宮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宮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轉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

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喉虞世基袁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

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
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三等
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
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
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濟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
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
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主時坤載厚生品
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爲之君長
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
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
之也一致革命剗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
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
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時計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禱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
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
相泐俱稱百谷之王竝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
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
王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
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
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
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賴羯胡侵洛沸騰慘黷三季之所未
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廊廟有序剪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
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
歟嘗別論之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

爲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細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參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卽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求隨見補。

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宰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於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雁門，攝左親侍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南，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

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卽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卽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羣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

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
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
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
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
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
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
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
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辨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悅不持威儀好
爲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場楊素甚狎之素嘗與
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我以為牛羊下來邪文
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與祕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
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
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竝南史有
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
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
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
攬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
書侍郎梁滅歸長安引爲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卽位爲露門學士
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
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
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
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
通直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

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位
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克讓叔少遐博涉羣書有詞藻
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爲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皇建中
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楊州司馬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
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爲中書侍郎周
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
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
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爲伯
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覃思至
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
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常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
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旣扣門臻尚未
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
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
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暗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
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
於世

諸葛頴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頴
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歷學
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
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
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卽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
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頴因間隙多所譖

段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頴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各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頴性褊急與柳誓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鸞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竝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爲啟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賜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頻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渡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頴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頴頴曰虞綽麤疎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已

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竝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於邊綽至長安而士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竝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

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徙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

行於世

兄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卽位授祕書郎卒於官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沈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爲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竝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啟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啟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如意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奠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謂謂極高極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

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一行賦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爲韻纂徽爲之序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爲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竝有才名事多遺逸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見其父珽傳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遴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之推虞世基柳詵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竝極南土譽望

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竝編緗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北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頌

弟頌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呂覽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疋夫疋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

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縮銀黃
列鍾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
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
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
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
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爲疾俗
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以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
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
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爲易矣長孫慮等
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
其四體竝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
之貴不言而化人神感超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

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
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國元明吳悉達
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
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
懋薛濟王頌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
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
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竝從此編輯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卽致死真
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
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竝沖幼慮身居
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
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

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令賜官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文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

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
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
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
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
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
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
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
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
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詣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
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

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
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
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
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
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
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
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
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
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
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
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
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
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
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
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
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
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
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
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

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閭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塋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閭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樸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踴絕而後蘇者數四塋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以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翟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

白頰川刺史大統中板蕞郿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號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市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嘗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

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至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躍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

闕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右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欷歔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斲觀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

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頴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頴所爲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與相論難詞義峰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頴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頴之計也頴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頴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頴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爲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禽楊素求頴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竝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竝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頴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

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爲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里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毀悴鬢鬚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

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茆簷之下非獎勸所得竝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閻

郭琰

杳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崇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竝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

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乃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愾愾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閻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竝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

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王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披褲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其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馬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乃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甚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三十餘

載及亡又哀經斂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無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竝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舅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懸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

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救勤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曠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旣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旣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令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脇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曠目厲聲責之曰我爲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竝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肱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肱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與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

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駒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方窟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

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竝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啟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塲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竝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自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竝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樂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卽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灌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杳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旣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詣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

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閭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崇字長卿勃海蓆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崇爲椽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崇謀殺

壽與率其衆據城遣崇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
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
迥伐蜀崇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崇不對撝
乃苦辱之崇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
子敞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
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
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
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榮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
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
軍各領部曲榮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榮
等禽之城降榮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
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
禍酷痛切骨髓若曹榮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
拜受母言後遂白曰手刃榮於京城斷首剝腹解其支體然後面
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
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衛國
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子廉卿

劉宏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齊位西
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
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漢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
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
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爲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

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陀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寇從史萬歲討西襲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與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陀曰

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旣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爲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航賊孫宣雅石祗閻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陀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書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陀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陀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陀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等衆各萬計須陀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恭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陀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

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其父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郟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討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於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於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

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爲實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庶士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椽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克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克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克奮

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通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開皇中爲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場素素爲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菽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竝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異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尚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

者爲其父母菽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慈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慈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慈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妾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

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緝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菴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籍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

必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而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竝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

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爲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爲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雷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王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

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繼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以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歔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一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贊竝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爲魯郡

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
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
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
其廬時人以其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
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賊汚孝意
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
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
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尅捷
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
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爲陪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遷并州
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

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
神其有靈可呼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
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
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接及
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尅經三年
資用盡無薪徹居而憂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饑
羸爲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
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
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瑛爲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
殺之以歸義仲瑛弟勿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
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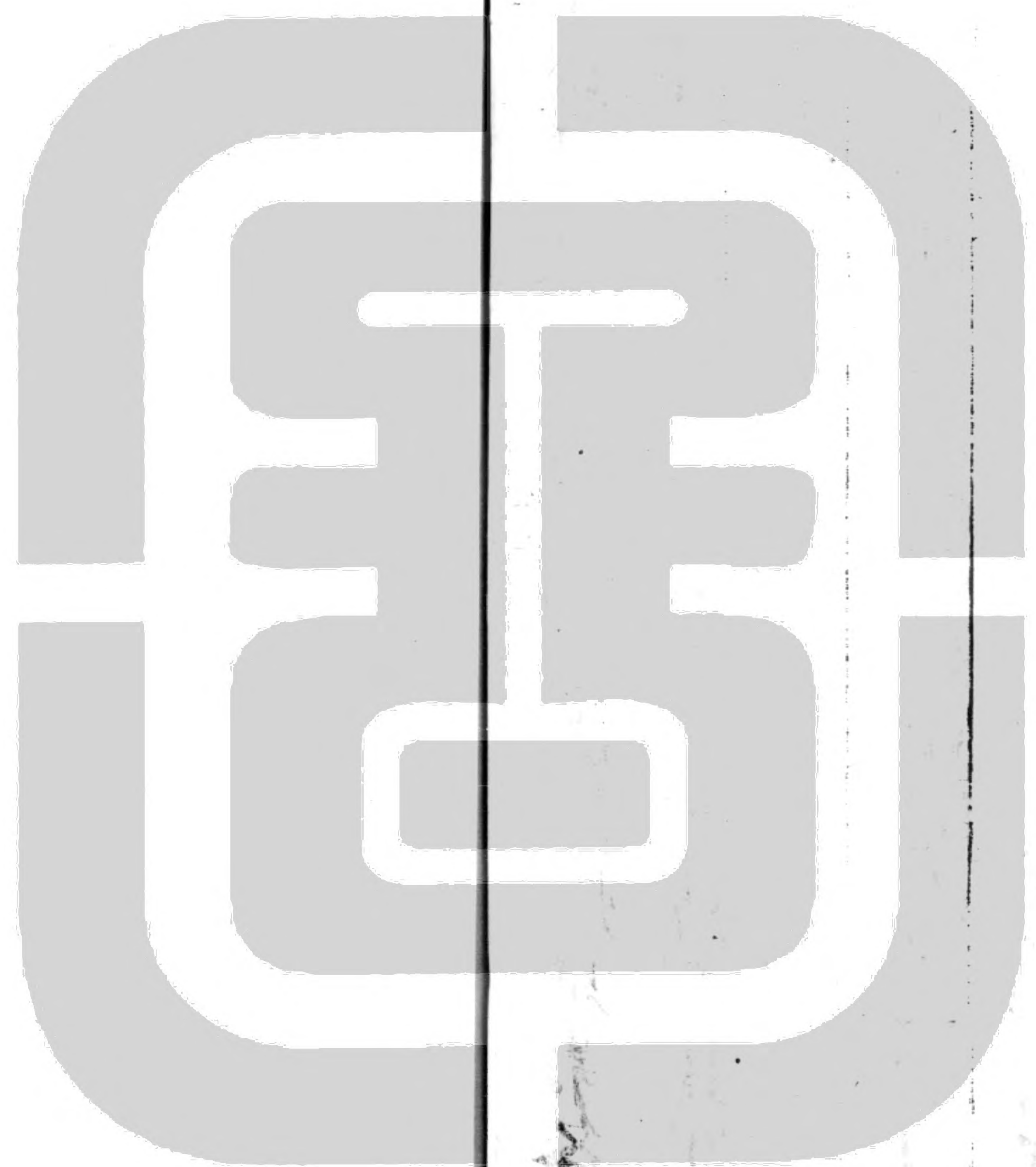
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
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
禽剪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
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
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儁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
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
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
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
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搯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志
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

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
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
百段後爲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在
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
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竝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國
一
五
十
五

國
一
五
十
五

711

封